

玉海楼

电话: 65818086

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
民革瑞安市总支中共瑞安市委统战部
瑞安市档案局

瑞安市社科联

主办
协办解读南塘
兴筑之谜

■俞光

南塘是指从温州城南达瑞安城的古海塘,即今温瑞塘河的东塘岸。它是温州历史上最古老的海塘。它的兴建对于温瑞塘河和塘河以西平原的形成、开发关系极大。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两晋时期温州已经修建南塘,东晋时南塘已经初步形成。诸如此类的说法见诸于各种报纸、书刊,乃至于官方的网站、文件,似乎已成定论。但笔者认为,此说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故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东晋说”的依据是宋人祝穆的《方輿胜览》云:“自(今温州城区)百里坊至平阳屿一百里皆荷花,王羲之自南门登舟赏荷花即此也。”以及唐人张又新《百里芳》诗曰:“时清游骑南徂暑,正值荷花百里开。民喜出行迎五马,全家知是使君来。”由于王羲之是东晋人,便有理由认为晋时温州已经修建南塘。

《方輿胜览》的记载是否准确呢?明弘治《温州府志》称:“晋郭景纯迁县治,盖取傍有邵屿鳌伏,西则岘山龟浮……”文中郭景纯即郭璞,“迁县治”是指东晋太宁元年(323年)采用郭璞的建议,安固县(今瑞安市前身)县治由飞云江北岸集云山麓的鲁岙迁至飞云江江口岛屿邵公屿(今瑞安市区海华大厦一带)。其时飞云江北岸在今小横山、南岙山、赵家山、外陶尖、西岙山、马岙山、第一山、牛伏岭、宋岙山、周岙山、万松山一线,而邵公屿和岘山(今西岘山)还是古海湾中两个互不相连的岛屿,所以才会有文中邵公屿像巨鳌一样蟠伏在波涛之中,西边的岘山似金龟一般在水中沉浮的描述。而据吴松弟先生《温州沿海平原的成陆过程和主要塘河、堤塘的形成》,当时飞云江南岸“可能今滨海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在南朝尚未成陆。”晋时更是如此了。在从今瑞安市区至平阳县城的宽达10多公里的强潮型海湾中,波涛汹涌,白浪滔天,怎么可能植有荷花呢?更何况赏花当是轻舟荡桨,书圣即便胆子最大,也不至于登上轻舟在惊涛骇浪中赏花而视生命为儿戏!显然,此记载有误。

那么,“王羲之自南门登舟赏荷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笔者从失而复得的明《永乐大典》的佚文中获悉,陈谦的《永宁编》称,温州会昌湖西水经“石碑桥、九间桥,北并湖源,延袤数里,皆植荷花。”可见王羲之登舟赏荷花仅“数里”而已。下文杨蟠《南塘》诗,以及关于南朝以前今温瑞塘河沿线平原尚未成陆的大量史实都证明了这一点。上述《方輿胜览》的“百里”之说又出自何处呢?原来,唐人张又新《百里芳》诗中有“正值荷花百里开”之句,这里的

“百里”可有两种理解,一是指百里坊河,唐、宋以来温州即有此河;一是虚指,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一样,是诗人惯用的夸张写法。宋人把河名或虚指误为实指,从而得出“从百里坊至平阳屿一百里皆荷花”,实乃牵强附会。宋人的牵强附会后被许多古籍引用。而今人又在宋人牵强附会的基础上延伸出“晋时温州已经修建南塘”的结论,自然是难以立足了。

从逻辑上讲,假如“从百里坊至平阳屿一百里皆荷花”真的存在,也只能证明当时百里有河,而不能说明百里建塘。因为“河”与“塘”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塘为人工建造的,而河既可人工建造,更多的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有河就必有塘,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如同母鸡会生蛋,但是会生蛋的未必就是母鸡是一个道理。

我们还可用其他的史料来进一步否定“东晋说”。南朝刘宋初(420—422),永嘉郡守谢灵运在《游赤石进帆海》诗中说:“周览倦瀛壖,况乃陵穷发。”“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他还在《舟向仙岩寻三皇井仙迹》诗中云:“珥棹向南郭,波浪漫云天。”这些都说明其时从永嘉郡城南行至瑞安界,沿途是波浪漫天的帆海,何来的南塘呢?更何况是此前的晋代!

那么,南塘何时开始兴建的?明嘉靖《温州府志》载道:“会昌湖在城西南,潜瞿、雄、郭三溪之水。唐会昌四年(844年),刺史韦庸开浚,因以其年名湖。”“西北水入江,庸筑堤浦口,凿湖十里,水不为害,民德之,称其湖曰‘会昌湖’,其堤曰‘韦公堤’。”由于会昌湖是温瑞塘河的源头,是温瑞塘河成陆最早的地方,所以,在温瑞塘河的源头筑堤,应是南塘兴建之始。此后,随着相海的逐渐成陆,南塘也相应的由北而南地延伸。当然,其中一部分可能利用天然河流的河岸,但主体应该是人工建造的,否则就不会称之为“塘”了。

我们也可换个角度看,据民国《瑞安县志稿》、《瑞安市地名志》,温瑞塘河沿线平原瑞安境内,直至五代,才有潘姓在莘滕九里,木姓

在周田、董田,陈姓在塘下八水、沙渚、凤土,韩姓在韩田等地建村。在此以前,这一线尚未成陆,因此,建塘也就无从谈起。由此可见,南塘瑞安段的兴筑要晚于温州段,大约在五代时才开始兴筑。

南塘何时建成或基本建成?北宋绍圣间(1094—1098年),当时温州知州杨蟠作了一首《南塘》诗,云“出门日已晚,梓短路何长。赖有风相送,荷花十里香。”这是笔者所见最早提到“南塘”的记载。“南塘”名称的问世,标志着南塘已经建成或基本建成。此后,有关南塘的记载便屡见于古籍。如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陈傅良作《重修南塘记》云:“州城外南达瑞安,有石塘百里(实为七十余里)。”说明南塘不仅仅是指温州南郊的海塘,而是指温瑞全线的海塘。正因为“南塘”的问世,南塘河、南塘市、南塘街也应运而生。绍熙三年(1192年),曹叔远在《永嘉谱》中称:“南塘旧以荷花名,夹岸又多橘园,为夏秋胜赏。”这里讲的是南塘河风光。嘉定九年(1216年),陈谦于《永宁编》中曰,会昌湖“西水二支,并通峙水,东岸为南塘市,列肆临湖,舟航来往。”指的是南塘市兴盛等。后来,随着海岸线的外移,南塘拦阻海潮的功能渐失,南塘渐渐演变为南塘河、南塘市、南塘街的代名词。

从唐会昌四年(844年)到北宋绍圣间(1094—1098年),在大约250年间,温瑞先民为了拦阻海潮,保护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为了围垦滩涂,发展农业生产,艰苦奋斗,锲而不舍,发扬愚公精神,终于完成温州历史上最古老的海塘——长达70余里南塘的修筑。这是温瑞先民的伟大壮举,不仅对于当时两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对后世也产生深远影响。正因为南塘不是一次性而是历经约250年陆续修筑而成,其名称又是在其建成后才有的,故古人对于它的修筑难以下笔,古籍对它的修筑时间缺载也就不足为奇了,连南宋的饱学之士陈傅良也说南塘“不知起何时”,从而给后人留下难解之谜。

瑞安先贤故事会 ⑩

孙隆一家缘结梅花

■马邦城

明宪宗成化年间,瑞安仙岗(今仙降)建有一座在当地堪称首屈一指的府第,朱漆兽环的大门,古色古香的宅院,加上那高悬着“黄门”两个大字的匾额,足以显示主人非同寻常的身份与地位。

“黄门之署,任职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它是封建时代皇宫内百工的活动场所。在瑞安乡间,怎么会有冠名“黄门”的府第,它的主人又是谁呢?原来,此人就是明代著名的宫廷画师,享有“梅花太守”之雅号的孙隆。这座府第就是他告老还乡时,朝廷晋爵俸禄,赐以“黄门侍郎”后所盖的。因孙隆为天子近臣,又事黄门多年,故此才能享受“黄门”府第的殊遇。

孙隆幼习举子业,永乐九年(1411年)以贡生入选黄门,后由监生破格授兵部主事。他一生好学喜读书,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尤精于描画花鸟草虫,用笔洒脱逼真,设色妍丽清新,其画作供奉朝廷长达二十年之久。

明代盛行梅、兰、竹、菊“四君子”画,这也是自古相沿成风的一种时尚。梅花绽放在万木凋谢的隆冬,迎风雪斗严寒,俏艳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兰花生长在深山幽谷,不慕名利,清香高雅,长叶临风潇洒;竹子虚心高节,直竿凌云,不弯不折;菊花不与群花争奇斗艳,深秋独傲霜枝,孤芳自赏。画家托物寄情,把它们比作品质高尚、学识渊博、举止文雅的君子,笔下的画也就有了生命,有了灵气,也有了联想、寄怀、情趣和品位。

孙隆最爱画居“四君子”之首的梅花,是明代画家中画梅的高手。绍兴徐沁在《明画录》中,对他推崇备至,称其所画梅花得益于王冕的笔法,同永乐时期的夏昶齐名,作品足以与宋代文同所画的竹子相提并论,是开启明代花鸟画从写实走向水墨写意的先行者。

英宗正统年间,孙隆曾出任徽州新安知府,因善画梅花而名世,故有“梅花太守”之美誉。相传他的居所周围遍栽梅树,每当梅花傲雪怒放、迎春盛开之际,他就与家人一起在树下花前,尽情欣赏,细心观察、玩味、领略梅花的美姿和神韵。兴致来时,就挥洒笔墨,将其一一描绘下来。

孙隆擅长画墨梅,或繁枝密花、或嫩枝疏蕊,奇巧秀逸,千姿百态,把梅花俏丽风姿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明初同邑诗人季兰坡对孙隆画梅赞叹不已,曾作《孙太守梅》绝句:“一点二点梅头雪,五里七里香不绝。动人春色满江南,黄昏已到朦胧月。”明大学士杨士奇也很喜欢孙隆画的梅,赞其画作“瓣中有诗,诗中有瓣”,乃世间之神品。明宣宗朱瞻基喜爱绘画、赏画,他寿诞时,孙隆曾进贺四幅精心绘画的梅花图,令宣宗皇帝赏心悦目、爱不释手。

孙隆不仅画好,人品也好。他为官政尚宽简、明法善断、平易近民、清正廉明。在徽州任知府时,当地流传着“一孙清如水”的民谣,称颂他的高风亮节。他离任时,万民挽留不舍,刻碑建亭纪念他的功德,可见他在徽州百姓心目中,确是一位有口皆碑的徽州良吏。

孙隆有一女,才貌双全,聪明贤淑,许配瑞安城西任道逊为妻。她出嫁之前一直随父“居官”,被孙隆视为掌上明珠,



马邦城画

亲自教她画梅,后来女儿终得父亲真传,所画梅花“疏影传神”、“苍凉多致”,“寒梢粉瓣,逗月凌霜,皆用笔花泼出”。因史佚其名,现只知时人称她为“孙梅花”。可惜她的画作传世甚少,现杭州西泠印社尚藏她与陈录合璧的《梅花图》,此外,吉林博物馆中还藏有她的《花鸟草虫图》卷。

孙梅花的丈夫任道逊,字克诚,号坦然居士,又号八一道人,居瑞城西岘山下,也是明代著名书画家。十二岁时,他以神童被推荐上京,由宣宗皇帝召至金殿面试,皇上命他书“龙凤”两字,任道逊镇定自若,一挥而就,宣宗颇为惊奇。又即题命对,曰:“九重殿上书龙凤,”任道逊应对:“百尺楼头望斗牛,”皇上抚掌称妙,将其录用为国子监生。

此时,孙隆正在京供职,看到同邑少年才俊,如此出类拔萃,不免心生欢喜,便对他另眼相待,悉心加以诱导栽培,后来还选他作了自己的乘龙快婿。孙梅花婚后“以法授夫”,使任道逊也成为画梅高手。孙隆父女翁婿,全家人都擅长丹青,喜绘梅花,一时誉满艺坛,传为佳话。

任道逊一直以书艺供奉在朝,后累官至太常寺卿。他的书画造诣很深,其书法结构匀称,笔意洒逸;画工山水,笔法清润苍古。《画谱》一书称他的《太仆图》:“不及盈尺,而三远备焉。”并有诗赞曰:“克诚已往道宁逝,郭照遂得新成名”,意思是指他的画艺超过宋代大画家郭熙。

任道逊生前诗文著作颇丰,有《太极心性图说》、《集云山樵文集》、《集云山樵语录》、《归田百咏》等,可惜俱佚,现存世的作品很少。今罗凤镇沙渚村龟山有他书写的《坤屿墓表》碑文,字体秀隽,是其晚年楷书精品。温州博物馆藏有他的山水画立轴三帧,其中一帧描绘的是南华山景色,小桥流水,孤舟穿梭,疏林下有一草堂,主人正在怡然读书,远处层峦叠嶂,云烟缭绕,意境高远,富有情趣,全画疏朗俊逸,清气盎然,令人叹为观止。

“伉俪神妙丹青笔,翁婿高节二画家”,这是后人对孙隆一家,情系丹青,缘结梅花的赞美之辞。时光流逝,五百多年过去了,但我们仍可以从先贤留下的“花开淡墨痕、清气满乾坤”的一幅幅佳作上,看到孙隆父女翁婿酷似梅花般高洁亮丽的身影。

人物名片
Rui an

孙隆(约1386—1465),字从吉,号雪斋,瑞安仙岗(今仙降)人,明代画家。以拔贡入选黄门,任宫廷画师,历官供奉、侍召、兵部主事、黄门给事中诸职,曾出任徽州新安知府,因善画梅花,人称“梅花太守”,其画作生动鲜活,独树一帜,对后世颇具影响。